

秦楚古道(组诗)

姜华

秦楚古道

一条古道蛇行山中。柞水自终南来
切割开秦岭，沿营盘镇一路飞奔。乾佑关上
月亮掏出了所有的银子。义谷道从牛背梁
探身出来，一壶浊酒吟哦千古风流。一位
前朝秀才，从床上翻身而起，走过
大唐风月，赶考去长安。有明明灭灭灯火
闪烁前朝旧梦，山水之上，群鸟斜飞

化石上有龙迹，潜伏于秦岭山中，复制了
多少自然的回声。山谷空旷、凶险
一声鸟鸣，都让人惊悚、不安，心生
敬畏。红豆杉上疾走的风，追赶着
游人智慧，一条乌梢蛇在前方领路
树梢上突然有风，从楚国赶来

一条筑于两千年前的古道，蓄满了前朝
风雨和尘埃。秦人的眼睛落在长江
黄河分水岭上，观山河交替替荣，社稷
盛衰。岁月的长河尘埃飞扬，就连路边
一粒砂子，也深藏着闪电，和救赎

棣花观荷

六月，我刚从《爱莲说》里出来
又与一支荷，相逢于棣花古镇
那些汉字，显然山穷水尽，它们
已无力举起，一株带露的荷叶

千亩荷塘摇曳。我却搜不出一粒
珍珠来表达。偌大的荷塘谁能看透
水下深藏的忧伤。一支年幼的莲
正在努力钻出淤泥

我也想一世清白，远离世俗里
那些阴暗、诱惑和弯曲。水下
一支莲抓住我，指给我九孔通道
让我在污泥中辨认北方

总有一只脚，陷在淤泥里
难以自拔。一支荷站在我的上空
像灯塔，恰好离地三尺

萤火

在终南山中，草木皆生长出诗意
那些在空中飞翔、歌唱的翠鸟
快乐得像一群山妖。谁在用方言
唱一首高古的歌。一棵树使劲把风
摇动，另一棵和我一样孤独

那些长成悬崖的石头、古树，多像
秦人兵马俑，棱角分明。终年
灵长的草木，大多曾被风劫持
阳光如沙漏。蝴蝶的气味在阔叶林上
奔跑。一个男人迷路于终南山中
他又一次被大山误读

这个夏夜，一位诗人寄宿山里
他摊在稿纸上的虫鸣和萤火
已乘夜色飞到了天上

天佛洞

佛祖乍着的耳朵里，灌满了人间香火
和世俗风雨。现在他又一次让我们
仰起头来。在柞水县石瓮镇，悬在
空中的天佛洞，让人惊叹。洞内
生长的植物，表情怪异。绝壁上几只
青蛙，鼓起的眼全是绿的

道路曲折，我看见所有人身体曲行或偶尔
惊呼，大山在用幻术考量着人们智商
有风从空穴涌出，传来恐怖的啸声
水流声隐在暗处，若明若暗的钟乳石雕
把游人绣成洞中岩画。还有那些
巨大的黑，被一群蝙蝠抓来

外面的诱惑有时更像磁铁。在这块
化外之地，我的凡身瞬间被佛祖点化
走进是一重天，走出去，是另一
重天。进与出，全在一念之间



南瓜

王炜

曾读过一段话，当时深有感触，便记了个大概：城里头稀见南瓜，它多生在僻壤乡下。南瓜的秉性，愈是年景差，愈是长得佳，结瓜多而大。旧时代讲瓜菜半年粮，这里的瓜，说的就是南瓜。三年困难时期说的“瓜菜代”，瓜指的还是南瓜。这南瓜，活人无算，功在天下，是穷人瓜，是众人瓜，是功德瓜。

祖父在世时，见我们不珍惜吃食，老拿饥荒年饿教育我们，也没少讲过南瓜。1929年，因年饿没吃食，有小孩饿得肚皮亮晶晶的，肠肚都隐隐可见。那蔓着根当时吃着竟是甜的，没了平常的苦味。更神奇的是，一群人挖蔓着根，就那一片地，晌午都刨几遍了，后晌再去，还能刨出来一些，刨了一遍又一遍，总能刨出来一些，似乎永远都刨不完。

信佛的祖母说，那是老天教人哩。祖父还说，吃食堂那几年，南瓜粥没少喝，稀汤寡水的，吃再多也不饱。对于正当壮年还要下地扛活的他们来说，肚皮勉强撑起来了，力气却撑不起来。日日扛活务庄稼，却干啥都没动

儿，老挨生产队长骂。七爷肠胃不好，吃不好不说，饿得浑身没劲，屎都崩不出来。看他蹲茅房呢，嗯嗯啊啊运着劲，额头青筋条条暴起，眼珠子也鼓着，就是崩不下。

那个时候，饥饿远比瘟疫可怕。染瘟疫了，一死百了。可饥饿不行，长年累月挨着，白天黑夜受煎熬。要活活不旺，想死死不了，折磨人得很。

父亲当时十多岁，跟着一伙大孩子，摸进队里的南瓜地，偷了南瓜生吃，很是难吃，就随手扔了。他们又钻进玉米地，掰了刚刚升浆灌了面水的玉米棒子，噙里喀嚓一顿猛啃。饿极了的他们，嘴角的白水扯着线往下淌，可谁也顾不上擦一把。那一刻，亲娘的奶水，奶娘的奶水，哪有嫩玉米棒子的汁水香甜啊。

第二天，他们吃过的玉米芯被发现了。队里召集全队社员开会，要揪出糟蹋粮食的人。终于，孩子王被揪了出来。孩子王没有害怕。队长让他交代同伙，他说：“就我一个。”“好家伙，你一顿能啃几十个玉米棒子?!”“我饿。”“大家都饿!但集体的粮食是

不能动的!”“要是煮熟，会更好吃。”

队长气得没办法了，大声喊孩子王他爹：你赶紧出来收拾你家的崽娃子!

孩子王他爹麻利过来了，一个飞脚踢向孩子王。孩子王朝前一弓身，他爹踢空了。他爹弯腰抬腿脱鞋子，准备用鞋底招呼他。孩子王早撒丫子跑了。鞋从身后飞来，擦着孩子王的耳根掉在地上。孩子王捡起鞋子，顺手摆上了身旁的麦草垛，飞奔而去……

南瓜撑死过人。

祖父讲，有一年夜里看秋，有个小伙饿得实在不行，偷了一个南瓜生吃了。不久就肚子疼，躺地上打滚儿。众人一阵忙乱，用手扶拖拉机拉上他，赶往二十多里外的县医院，人最终还是没救下。

打那以后，祖父对南瓜望而生畏。我不知道，我对南瓜的敬畏心是从哪天开始的。

我逐渐长大，对饥荒的听闻日益增多。慢慢地，我和众人有了同样的感慨：在“瓜菜代”的年月，南瓜确实是

救人命的东西，是功德瓜。

记忆中，在我的老家，南瓜不需要特意辟地种植，更不需要精心务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沟坎壑垄，甚至于荒草堆里，随便种几窝，到秋天便有收获：黄黄的圆圆的，蒲团大小的叫草蹲瓜；长长的，像牛腿粗壮的是牛腿瓜。并不是家家都种，一家种了，分给左邻右舍一两个，大家都能吃到。

三十年过去了，南瓜仍是稀松平常的吃食。我爱吃南瓜，无论南瓜包子、南瓜粥还是南瓜盖被，都是百吃不厌。

我好久没见过南瓜了，它似乎存在又不存在，就像发生过的和还没有发生的饥荒一样。只有身处饥饿当中时，才能感受到饥荒的存在。吃食丰盈的任意时刻，鲜有人会想到饥荒，更不用说想到南瓜了。用南瓜充过饥的人，最是不该忘记它，不该忘记它的存在。

在过去和未来，饥荒年饿也罢，风调雨顺也罢，南瓜一直都存在，它绝不刻意苟活：救苦，救难，救人命，是穷人瓜，是众人瓜，是功德瓜。



商洛山

(总第2358期)

刊头摄影 杨森

甘河一条沟

代立学

东西两沟涓涓细流在两岔口聚集，汇成一条河。河水清澈，清冽甜美，称之为“甘河”，甘河蜿蜒曲折四五公里流入丹江，至此之后的丹江浩浩荡荡才有了江的气势。往东两三公里便是棣花古镇，是文学大师贾平凹的故事。几十个春秋贾平凹以如椽笔写尽秦岭南北，也写尽丹江和棣花，棣花便成了当代文学之圣地，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文学爱好者去棣花古镇朝圣，而一江之隔的甘河，至今也没发现印刷作品中有她的只言片语，与棣花古镇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安静了许多。

迎河而上，河之西岸皆为村庄，或高或低，错落有致。有一山坡现于眼前，不巍峨，也不雄壮，形如馒头，名为“桃花坡”，桃花坡上并无桃树，却是这里的父亲山。

春天桃花坡大大小小的沟梁林林莽莽，郁郁葱葱。遍地野花，赶趟儿似的竞相开放。杏花开了，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白色的云；泡桐花开了，山坡被骤然开放的紫红花帐笼罩起来。油菜花开了，在山坡上铺了一层黄灿灿的地毯。槐花开了，白雪似笼罩在树枝上，淡淡洒洒，那悠远的清香随着微风弥漫了整个村庄。

说桃花坡是父亲山，那里有大片大片的红薯地。每到栽种红薯时，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在一条条整齐划一的垄沟里，孩子摆放红薯苗，妇女栽种，男人握着屁股从坡下一担一担地挑水。到自己能干农活时，我亲身体会了父辈们在这片土地上用双肩挑战贫穷的全部过程。当挑起水桶爬坡时，沉重迫使人意识处于半麻痹状态，几乎要把人压入土地里去，汗如同小溪一样纵横着，眼睛被汗水腌得火辣辣的疼，两腿打颤如同筛糠。向前走，再往前走，每每看到能够歇脚的较为平坦之地，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看到母亲。往往水挑到地里只剩两个半桶。母亲接过水桶浇苗时，仿佛与山坡底盛水之时过了几个世纪。极度劳累之后的休息是最幸福的事，红薯地里对歌成为最浪漫的事儿。对唱最多的是抗天琪的《黄土高坡》和范琳琳的《热恋的故乡》。黄昏时，夕阳西下，凉风习习，整个村庄连同父老乡亲们辛劳的背影沸腾在高亢悠扬的信天游和“西北风”里。

桃花坡向南，山回路转，有一奇崖，拔地而起，如刀劈而成，又有一大块巨石浑然一体。稀稀落落的几棵柏树长于崖顶，崖面光滑如碧。一排排口径相同的巴人洞凿于其上。洞口整齐地坐落有一米高的石堰。每到傍晚，便有成群结队的蝙蝠出入。听村里老人说，每个洞内可容纳百十人，既自成一

体，两洞之间又有过门相连。内有石床、锅灶，其中一洞还凿有水井。明清时期，商州匪患不止，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遂筑洞避难。这一排排巴人洞也算是代表了商州土著文化了。

甘河沿途冲击形成七八个或大或小的水潭，桃花坡附近有两个较大的，两潭上下相差二十余米。潭底砂石清晰可见。潭边青草丛中摆放一排排亮光的洗衣石，每天天微亮便有成群结队的或老或少的妇女们去河边洗衣。一时间搓衣声、捶衣声、谈笑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河边晾满的花花绿绿的衣服成为河滩最美的风景。傍晚，耕作了一天的乡亲们，满身的疲惫都会在那一潭清水中飘散。

那时男孩们对水的热爱绝不亚于现在孩子对手机的痴迷。往往是从吃过早饭开始一直玩到天黑，蛙泳、仰泳、扎猛子、翻跟斗。水潭中刚学会游泳的或老或少的妇女们去河边洗衣。一时间搓衣声、捶衣声、谈笑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河边晾满的花花绿绿的衣服成为河滩最美的风景。傍晚，耕作了一天的乡亲们，满身的疲惫都会在那一潭清水中飘散。

默默无名的甘河，哺育了两岸的父老乡亲们。男人犹如甘河滩里石头一样朴实实在。大嗓门，愣头青，信儿

爷们，不曲里拐弯。女人犹如甘河沟水一样轻盈透亮温柔。男的大多皮肤黝黑，堂堂第一次去山阳漫川拜丈人，引来一大群人围观，如同观赏动物园的黑猩猩，怀疑堂弟来自非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朱家三兄弟考入西工大、哈工大等名校后，深深影响了一沟人。现在在外工作的有厦大教授、有市级领导、有公安局局长、有身价千万的老板、有誉满州城的书画大家、教师更多，有名校校长，普通如我教了近三十年的书仍在一线教孩子画直线的教书匠，但都乡音不改，质朴如初。齐家兄弟离双亲较早，自强不息，走州过县，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华丽转身为老总。为家乡修路架灯，大大地方便了父老乡亲出行。每到盛夏乘凉人们都会围聚路灯下在说灯、说路、说当年的故事。

古老的甘河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进入大学校门的后生们比甘河河滩的石头都多。

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